
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

我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高校联合招生考试

■ 恽秉良 文

人一生中,能参加一次高考,实乃难事、苦事,却也是幸事。
 1948年暑假的一天中午,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。家中顿失顶梁柱,一直作家庭妇女的母亲担忧今后如何生活,如何抚养三个子女成人?她想让刚读完高一的我,到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,既可以自己糊口,还可以每月挣三斗米帮助两个妹妹生活。但我很想读书,不愿去就业。后来在和小舅舅共同商议时,考虑到我在省立高中读书,不要学费,坚持两年读完高中,就业更好。小妹妹还在小学,至少要让她读完小学,不宜停学。只有大妹妹在常州私立女中,读完了初中二年级,而学费、伙食费、住宿费较贵。最后,小舅舅表示支持我读完高中。这样,大妹妹就此失学了。
 1950年初,很快我就高中毕业了。今后怎么办?母亲早已写信给了一位在上海某大型毛纺厂当厂长的远

房堂兄,托他收我进厂当练习生,对方也原则答应了。而我仍想读书,考大学,学好一门技术,将来建设新中国,也能支撑整个家。我们母子又僵持不下。这时,又是我小舅舅出来说:“秉良想考大学,就让他考。但一定要考取国立大学,我来支持。私立大学读不起!”这样,我才有参加高考的机会,真是来之不易啊!
 1950年7月,新中国第一次高等学校联合招生了。那年由各大行政区的高校联合招生。但华东区与东北区联合,而华北大学工学院却独立招生。这样,我就有了多次报考的机会。我首先报考了华东区的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,提前来到上海,借住小舅舅当会计的一家造木厂中。这个小厂位于唐山路上,办公室、宿舍、车间、食堂全都是用木材搭建的。小舅舅与另一位职员合住在木楼二层的一个房间内,墙壁、地板、屋面、桌子、床全是木板的。我平时在木楼上复习功课,吃饭则是与全厂十来个职工一起

吃。有时老板到厂办公,我就只好到附近的小店吃盖浇饭,不敢与老板见面,生怕被他赶出厂去。晚上与小舅舅挤在一张木板床上。夏天的上海,白天木楼热得像蒸笼,晚上也不退热,虽铺了草席,吹着电扇,仍汗流浹背。更可恨的是那些臭虫,俗称“壁虱”,绿豆那么大,圆圆、扁扁的身子,专门躲在木缝里或草席里,遇人就出来吸血。白天我伏在桌上复习,它们就咬我的手臂。晚上躺在草席上,或碰到板壁上,它们就咬我的背、臂、腿,而且常常是一口气咬一条线,浑身奇痒。然而当我一开电灯,或打开手电筒,它们就迅速躲进草席或木缝,逃得无影无踪。有时难得捉住一个贪吃的,我把它一捺死,立刻血染木床,臭气熏人!这种小虫,扰得我寝食难安。但是即使生活有这些困难,我还是认真复习功课,对那些不太有把握的排列、组合、极限、共轭虚数以及波动力学、光学和原子核物理等进行了重点复习,想努力争取考取一所国立大学。

首场考试那天,我一个人来到一所中学内。许多上海同学三五成群地在操场上互问互答,嘻嘻哈哈,十分轻松。尤其是他们复习数学和英语,对答如流。我一个乡下孩子,感到有点心虚。但我一想,尽力去考吧!能取最好,如果考不取,我去工作就是了。
 华东区和东北区的联考结束后几天,华北区高校接着开考。这次我报考了国立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。考场记得是在交通大学的体育馆内。我依旧以平静的心情,一门一门尽力作答,也不管是好是坏,考过算数。
 最后还有华北大学工学院单独招生。这所学校当时并不著名,但它不仅免学费,还免费提供食宿,是学生待遇最好的,贫苦的学生趋之若鹜。我本来喜欢土木工程,但该校不招,我就报考了航空工程系。我想,多考一个国立大学,我的升学机会就多一分。考数学这天,第一题是个部分分式题,我做了二次,仍解不出来。曾怀疑此题是否无解?但又想这样严肃的高考

怎么会出个无解的题目呢?我不敢恋战,放弃了该题目,没有作答。
 三场高考完毕,我回老家等候发榜消息。
 八月十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华东区和东北区公立大学的录取名单。在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新生名单中有我的名字,我心里落实了。八月三十日,《文汇报》发表了华北高校沪宁考区录取的新生名单,发现我被清华大学也录取了,心里更加高兴。但等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上海考区录取新生名单时,我却名落孙山。校方还在报上公开说明数学第一题印刷错误,未获纠正,决定“凡能看出对方程式论及部分分式有正确了解者,均予以相当多之分数”。我没有作答,大概就没有分了!
 经过全家商量,我选择了离家较近、又有小舅舅照顾的上海交通大学。既没有谢师宴,更没有人敲锣打鼓欢送,我一人带着行李,按时到校报到了。
 我参加了这次新中国首届联合高考,机会实在难得。一个暑假,连考三场,又苦又累。但最终考取了我理想的国立大学和专业,又是十分幸运了。

人生智慧

谏友

■ 许晓铭 文

生活中,我们习惯交识善良的朋友,热衷于结识欣赏自己的、力捧自己的人,认为这就是人生最需要、最重要的朋友。
 生活中,每个人都有缺点,每个人都有犯错、犯傻、决策失误,甚至误入歧途的时候。这些缺点错处,其实身边的朋友都看得到,但就是没人提醒、批评你,原因不外乎三种:怕惹你反感,失去友情,不愿说;朋友间交情不深,你的好坏与他(她)无关,懒得说;出于嫉妒心理,不想你变得出色,绝不说!看着你犯错还偷着乐呢。
 所以,你的身边至少要有一位谏友,敢于、愿意随时指出你的不是之处,让你清醒,帮你提升、进步。
 真正的朋友会赞扬你的优点、指责你的缺点,目的都是为你好。或许朋友的指责会令你愤怒、令你反感,但事后细想,你会明白站在客观角度的指责是对的。
 真正为你好的朋友不会放任你去犯错,言辞再犀利、口气再坚决,都是因为爱你心切。可听惯了好话的你,懂得去感激朋友的良苦用心吗?懂得在愤怒后主动道歉吗?懂得在

反感后主动亲近吗?
 做人总有不全之处,做事总有差池失误,哪怕写一篇文章,都不可能真如众人所说是“精彩好文”,你要恳请朋友指出不到之处,虚心听取敢于指出文章不足之处的人的意见,以便改正。
 生活中被掌声包围、被甜言蜜语迷醉,最后总会飘飘然,得意忘形。要学会在赞美声中寻找指责声,这是鞭策自己学好向上的最直接途径。一个听不得指责的人,最后也许会“醉死”在赞美声中。一个不接纳谏友的人,就如在人生路上少了指路明灯。
 做谏友是吃力不讨好的事,也许一句指责说出来,就会得罪对方,与对方的情分就会从此了断。所以,敢做别人谏友的人,更是胸怀宽广的人。
 做谏友是件难事,得有客观、公正的态度,不偏帮、不偏私,对错分明,懂得“指责不避贤、赞美要避嫌”,惟如此,你的指责才能令人信服。
 一个敢于做谏友的人,也许不可能拥有很多朋友,但至少会拥有另一个谏友,结识互相理解并且信任的朋友。
 我很幸运,时常得益于谏友的指责,所以,软弱的我变得越来越坚强,狭窄的我变得越来越开明,体弱的我变得越来越健康,心中的浮躁消减不少,脸上的表情舒缓许多,干硬的言语渐渐柔和……

时令小语

六月观荷

■ 许军展 文

六月,荷花初开了。
 工作结束归家,黄昏,沿途有一条长长的河流。顺着河堤,缓缓走。河对岸是成片的稻田,稻子正在起身,微风过处,已经有几分稻浪的意思了。河中,不断看到荷花。或孤孤一枝,或疏疏数株,或簇簇成片。隔岸望去,美若轻霞。坡滩还有几枝菜花,和荷花一起倒映在水面上。天空轻轻升起,心变得静静的。
 水波在风里动,但动中也有一种静。荷花下的水波好看极了,波纹与波纹连在一起,错综复杂的样子,而每个波纹又极单纯,有着极其细微的区别。波纹似乎不是在动,而是在花下静静闪烁。波纹倒映的荷,很静,是一种静的意象,一种静的感觉。

六月,如果,选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来荷塘,许可偕古人,穿越时光隧道,赏荷塘月色的优雅与彻悟,道是:“红楼斜倚连溪曲。楼前溪水凝寒玉。荡漾木兰船。船中人少年。荷花娇欲语,笑人鸳鸯浦。波上暝烟低,菱歌月下归。也道:“露滴光晕水波长,翠盖轻摇溢暗香。好趁风清明月夜,闲抛一梦种荷塘。”
 林逋隐于西湖,结庐孤山,每逢客至童子便纵鹤放飞,林逋见荷间之鹤,便棹舟归来。
 宋代诗人刘辰翁,辞官归隐酿桃酒,写下“闻道酿桃堪为酒,待酿桃、千石成千醉。春有尽,瓮无底”。一空青云下,桃林泛泛,荷香隐隐,烦郁尽去,胜却万千浮华。
 无论是庄子的性返自然,还是陶渊明的悠然南山。隐士与逸民,看荷息心,只愿遁世离俗,寻求诗意的栖居与内心的回归。
 蓦地,踏入朱自清老先生的一声长吟,不由得杂念全消,气清神远!也许这正是荷花独有的高洁与优雅,

不管是哪个季节来荷塘,都会让自己感受到一种出污泥不染,濯清涟不妖的魅力。
 因从了有关艺术的工作,接触了一帮写字画画的朋友,他们绘丹青,修习书法,虽然成名成家,期需努力,但却都热情,执着。近来,有位绘丹青的女孩要出作品集了,拿出书的设计初稿给我看,书的封面,便是一株荷的图案。那墨黑的荷叶,劲挺、端庄,纤尘不染,一朵粉红的花,昂扬地吐着芬芳,近旁一只蜻蜓,展着透明的翅膀,似要倏忽而去。翻开,一篇篇清新明丽的文字,纯净洒脱,满纸流淌。从那些清清浅浅的字里行间,我读到了一株荷的心事:淡定、坦然、迷茫、思索、烦恼、从容。
 作品集封底亦是一组情态各异的荷,在纸上婉转低回,高雅素洁,天然独秀。
 突然怀念起公园临湖的荷花来,联系数友,皆忙,遂独自前往。苏东坡承天寺赏月,慨叹人间少闲人。“闲人”二字,耐人寻味。

意犹未尽

菖蒲

■ 陆永兰 文

五月里,你在翘首盼望,盼望端午的手牵着手,走向一个温馨的家,与门扉并肩,与艾叶联手,行侠仗义,披荆斩棘。
 五月里,你用一缕香气书写自己的青春、憧憬和理想。
 五月里,你在收获青昧、信任和仰慕。初夏里全你的名字,你的修长的身形,你的清纯的面容,你的浓烈的清香,你的前世的故事,你的今生的所有点点滴滴的好。
 为了五月,你准备了很久。你穿过了深秋和寒冬的黑洞,将一根草茎包裹起全部的耐心和期待,在池塘

边,在湖泊岸,在沼泽地,用坚韧顶着一滩泥水安身立命。
 在你细腻的肌肤上,染着朝霞也沾满月光,金子叠着银子的锻打,让你青翠欲滴,葱茏勃发。
 谁说你只是草?你是门扉上的一把长剑。魑魅魍魉躲着你,飞虫爬蛆避开你,只需你挥一挥手臂,抖一抖腋下的缕缕芬芳,所有的邪恶都遁形而去。
 谁说你只是草?你是赴汤蹈火的精灵。在水与火的煎熬下,你化身为汤,以一碗药的名义,化痰开窍,除湿健胃,杀虫止痒,瞬间为仁。
 五月,门扉上暗香飘荡。
 五月,初夏里别有风情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